

陈山榜 邓子平 / 主编

颜李学派文库

7

颜元评传

颜元与李塨

河北教育出版社

保定市文化建设优秀成果

颜元评传

陈山榜

总目录

颜元评传	陈山榜	2151
颜元与李塨	赵宗正	2469

目 录

前言	(2159)
绪论	(2165)

上 篇

第一章 身世与家事	(2177)
一、出生于朱家	(2177)
二、博野祖上概况	(2178)
三、蠡县养祖父家概况	(2178)
四、父母及弟妹	(2181)
五、妻妾及子孙	(2183)
六、认祖归宗	(2185)
七、师星陨落	(2187)
八、阶级属性辨	(2189)
附录:1. 颜元家族谱系一览	(2192)
2. 颜元桑梓示意图	(2193)
第二章 业师与朋友	(2194)
一、业师	(2194)
二、朋友	(2199)
第三章 设学与执教	(2204)
一、“思古斋”与“辛兴学规”	(2204)
二、“习斋”与“习斋教条”	(2206)
三、主教漳南书院	(2210)
四、桃李芬芳	(2213)
附录:1. 颜元弟子录	(2215)

2. 漳南书院示意图·····	(2221)
第四章 东寻与南游·····	(2222)
一、东出寻父·····	(2222)
二、南游中原·····	(2225)
附录:1. 颜元南游拜、访、晤、见人名录·····	(2232)
2. 颜元南游路线示意图·····	(2235)
第五章 著述与创作·····	(2236)
一、专著类·····	(2237)
二、评注类·····	(2244)
三、诗文类·····	(2245)
四、抄录类·····	(2247)
五、散佚类·····	(2248)
附录:颜元诗钞·····	(2251)

中 篇

第六章 颜元学术思想概论·····	(2259)
一、颜元学术倾向的演变历程·····	(2259)
二、颜元学术思想的特点·····	(2265)
三、颜元实学思想之成因·····	(2267)
四、颜元实学思想的影响·····	(2269)
第七章 颜元的政治思想·····	(2271)
一、以“民命”为旨归,是颜元政治思想的重要特色·····	(2271)
二、借“封建”而倡民治,且以精简机构·····	(2275)
三、建言废科举,而借“乡举里选”、“公课”以倡民主·····	(2277)
四、颜元政治思想中的糟粕·····	(2282)
第八章 颜元的经济思想·····	(2284)
一、均田亩·····	(2284)
二、兴水利·····	(2287)
三、征本色·····	(2289)

四、轻赋税,时工役	(2291)
五、教以济养	(2293)
第九章 颜元的义利观	(2296)
一、颜元义利观的主要内容及其成因	(2296)
二、颜元义利观的历史地位	(2301)
三、正确的义利观及其现代价值	(2305)
第十章 颜元的军事思想	(2309)
一、颜元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	(2309)
二、颜元军事思想的成因及影响	(2315)
三、颜元军事思想的启迪意义	
——政策建议:寓兵于民	(2318)
第十一章 颜元的礼仪思想	(2322)
一、颜元对礼的重视	(2322)
二、礼的本质及其历史演化	(2325)
三、社会转型与礼仪重构	(2329)
第十二章 颜元的崇儒思想	(2332)
一、颜元对非儒学派的认识与批评	(2332)
二、颜元对儒的认识与尊崇	(2336)
三、对颜元崇儒思想之认识	(2339)
第十三章 颜元的哲学思想	(2343)
一、理气皆天	(2343)
二、格物致知	(2345)
三、体用一致	(2349)
四、实践:认知的手段、目的与标准	(2352)
五、人的觉醒	(2356)

下 篇

第十四章 颜元的人性理论	(2363)
一、“性不可以言传”而却又非言不可:为不言而言	

——颜元言性之目的·····	(2363)
二、“心之理曰性”	
——颜元对人性本义的理解·····	(2365)
三、人性皆善，气质非恶，恶由引蔽习染	
——颜元对气质性恶论的批判·····	(2367)
四、颜元人性理论的实践意义·····	(2371)
五、人性善恶争议的历史演化	
——兼论颜元性善论的历史地位·····	(2373)
六、正确对待人性问题	
——颜元心性理论的启迪意义·····	(2376)
第十五章 颜元的教育目的论与培养目标论·····	(2378)
一、教育目的论·····	(2378)
二、培养目标论·····	(2381)
第十六章 颜元教育内容论·····	(2388)
一、独树一帜的唯实德育观·····	(2389)
二、对智育内容的彻底变革·····	(2393)
三、对体育的高度重视·····	(2396)
四、对艺术及艺术教育的偏见·····	(2400)
第十七章 颜元教学方法论·····	(2406)
一、远其志而短其节·····	(2406)
二、因其材而专其业·····	(2410)
三、少讲读而多习行·····	(2412)
四、慎批评而重奖掖·····	(2419)
第十八章 颜元的师道观·····	(2422)
一、树师道之尊严，克尽师责·····	(2422)
二、倡师生之平等，相责善而共习艺·····	(2424)
三、尊师，可以不遵其道，而不遵其道，却不能不尊其人 ·····	(2427)
第十九章 颜元的性教育思想及其启迪意义·····	(2430)
一、颜元的性教育理论与实践·····	(2430)

二、颜元性教育思想的成因及其历史地位·····	(2432)
三、颜元性教育思想的启迪意义·····	(2434)
第二十章 习斋:中国新教育之界碑	
——论习斋的历史定位兼谈中国教育史的改写问题 ·····	(2436)
一、习斋的教育是全新的教育·····	(2437)
二、习斋的教育是有理论指导的教育实践·····	(2438)
三、习斋教育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必然产物·····	(2440)
四、从习斋的历史定位看中国教育史的改写问题·····	(2442)
五、从一分为二到合二而一 ——从中国教育的发展历程看习斋的历史定位 ·····	(2443)
附录一 参考文献·····	(2446)
附录二 颜元年表·····	(2453)
后记·····	(2466)

前 言

今年的农历九月初二，是颜元逝世三百周年纪念日。

颜元是值得研究，也需要研究的。

诚然，作为一名学者，颜元的“学位”仅仅是个庠生，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秀才，是当时社会较低的一级，然而，当那些“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状元们大多已成明日黄花、早已被历史所遗忘的时候，而颜元却在中国教育史、中国哲学史以及中国思想史上都赫然占有一席之地。颜元执教四十七年。他一生之业虽然尚有农、医，但唯教育是其主业。当然，就教育而言，他也不过是位乡村私学教师，除晚年曾短时间主教漳南书院外，其余绝大部分教育活动基本未超出博野、蠡县一带，并且其执教的学校都在农村，属乡村私塾性质，类似于当今之私立学校。在中国历史上，曾执教官方高级教育机构的“国家级大师”又何其多也。可是，当他们的显赫地位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被风吹雨打去的时候，能有几人留下些须痕迹，其“学问”和“职称”多随着其生命的消逝而消失，有的甚至比其生命消失得还要早，而颜元，这位几乎终身未离耕稼的满身泥土味的乡村教师，却名驻青史。颜元用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给自己树起了一座谁也推不倒的丰碑。这座丰碑就像突兀于平原的山岳，没有谁能跳得过去。中国教育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没有哪一部可以无视这位先哲。

颜元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他的理气皆天、体用一致、重视理性而又唯实践是崇的哲学思想，在那乌云密布的封建社会，实为暗夜中的一颗光辉灿烂的明星。

颜元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深得辩证逻辑之精髓。他以其深邃的思想提倡的难以为时人所接受的概念,如“学校”、“实践”等等,却被数百年后的白话中国所广泛采用,而被他所坚决否定的事物,如“科举”、“时文”等,则无一不被历史所淘汰,足见其意识的超前和思想的英明。

颜元更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对当时盛行的以理学为主要内容的“科举教育”的批判,鞭辟入里,而他对新教育的设计思想,历数百年还不过时,特别是他创办的学校——习斋,则是中国新教育的符合逻辑的正式起点。

颜元提倡实文、实行、实体、实用,目的是为天地造实绩、为生民谋福祉。他的思想和主张,对其后的中国社会影响巨大。且不说中华民国时期曾有人试图将他的思想和学术当作“国学”来提倡,组建“四存学会”,出书出刊,就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毛泽东的实践第一的认知理论以及他的全民皆兵、土地改革、教育改革等思想中,无不闪现着颜元思想的影子。

近些年来,哲学界出现的浮躁及迷惘,教育的日趋虚化及其应试弊端的恶性膨胀,实业界的假冒伪劣及社会上的坑蒙拐骗,无不需实学思想加以救正。所以,研究颜元,使其实学思想发扬光大,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以上所述,都是研究颜元的价值意义,但促使我下决心、倾大力对其进行研究的动因还远不止此,更重要的是他那一刻关注民物的平民感情。李堪在《存治编序》中写道:

先生自幼而壮,孤苦备尝,只身几无栖泊;而心血屏营,则无一刻不流注民物,每酒阑灯炏,抵掌天下事,辄浩歌泣下。

的确如此,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任何一个领域,颜元所提出的主张无不以便民利民为宗旨。他为学为教,目的在于致治,而他致治的根本目的是要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造福于黎民百姓,而不只是为了巩固一家一姓的封建专制的宗法政权。虽然他的乌托

邦式的理想国不可能实现于当时，但他时刻想造福于民的出发点却是难能可贵的。尽管我们是动机与效果一致论者，那也不应该否认他的一颗火热的赤子之心。颜元对程朱理学批判最激烈的时候，已是清廷将程朱理学定为国学、文字狱开始“启动”的时代，他是冒着生命危险而为之的。颜元在《上太仓陆桴亭先生书》中说：

仆妄论宋儒，谓是集汉晋释、老之大成者则可，谓是尧、舜、周、孔之正派则不可。然宋儒，今之尧、舜、周、孔也。韩愈诋佛，几至杀身，况敢议今世之尧、舜、周、孔者乎！季友著书驳程、朱之说，发本州决杖，况议及宋儒之学术、品诣者乎！此言一出，身命之虞所必至也。然惧一身之祸而不言，委气数于终诬，置民物于终坏，听天地于终负，恐结舌安坐，不援沟渎，与强暴、横逆内人于沟渎者，其忍心害理不甚相远也。

这种为解百姓于倒悬，为了真理之发扬，为了信仰之实现，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献身精神，才是最可歌可泣可书可传的。

二

颜元虽然值得研究，有多善可陈，且不乏个性和特色，但是，要为他撰写一部带学术评传性质的研究著作，在我看来却是颇为困难的。因为写一位且耕且医且教的乡村教师，远难于写那些吞吐宇宙的君相或叱咤风云的将帅。其难有二：一是传主没有轰轰烈烈的事业可资撰述，书中无法写出令普通读者难以释手的情节；二是传主的思想博大精深，作者思想稍涉浮泛，就可能写成令智者不忍卒读的语录汇集。

但是，为了纪念这位平凡的伟人，为了使其实学思想发扬光大，我犹豫再三，最终还是选择了做这个课题。

在结构上，我将本书分为上、中、下三篇。

上篇重在记人叙事，基本属于述行状范畴，旨在通过这些看似琐

屑的记述,既让读者对其人其业其背景有一些较为具体的认识,同时又挖掘出其思想的成因,并且还可以矫正对颜元的一些误传。一般研究教育史和哲学史的学者大多不这样做。他们只是对研究对象的思想承继关系和所处时代背景作一概括介绍。他们的做法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因为任何思想都是时代的产物,而又无一不是历史的结果。但是,只那样做我认为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那样只能解释时代思想之共性,而不能解释某人思想之个性。庄子之逍遥放浪,成于漆园;老子之博大精深,成于书室;孔子之所以入世务实,当得益于其“生也贱”而且“多能鄙事”。就人成为“这一个”而言,即就颜元成为颜元而言,除时代和历史因素之外,与其身世和家事、业师和朋友、学历和阅历等,都是息息相关的。离开了这些,就解释不了那些思想为什么会产生在颜元身上而不是他人身上的问题,即解释不了颜元为什么成为“这一个”的问题。

中篇几章主要述论颜元的政治、经济、军事、哲学以及义利观等方面的思想,基本属于致治范畴,是其理想国之所在。

下篇则主要述论颜元的教育思想。重点在于他对传统理学教育的批判及对“科举教育”的变革。

在这里,有几点需要加以说明:一是有关“人性论”一章,既可以放在“中篇”,也可以放在“下篇”。因在颜元的人性理论中,已隐含了教育哲学和教育心理学的一些萌芽,对其教育理论和实践带有基础性和前提性意义,所以我最终还是将它放在了“下篇”。二是按照形式逻辑,教育思想应是与其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军事思想、哲学思想等相提并论之一种,不应上升为篇级。但鉴于我们写的是一位教师,其教育思想又极为丰富,并且我著此书之本意,主要是想为现今之素质教育的实施,提供一个历史的借鉴,所以就权变一权变,将其升列为篇。这样做,于形式逻辑稍有未合,如果是缺憾,也就只好由它去缺憾了。若要为这缺憾找个借口,那就只好说,内容有时比形式更重要,必要时,形式应当服从内容。三是关于言、行之关系。如果说言论是人的思想的最直接的表现的话,那行为就是人的思想的最终最真实的表现了,故孔子有听言观行之叹,而颜元则有言行相证之

说,并且,从一定意义上讲,言论本身也是行为,所以我在撰写本书时,记述行状则不避言论,而述论思想,也每以行为做论据。当然,这样做合适与否,可以探讨,在此权作一种试验吧。

本书在述论颜元的思想时,尽量阐明相关思想的历史发展以及我对相关问题的愚见。我认为这样做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当然我自知才疏学浅,难有多少真知灼见,不过,我可以问心无愧的是,凡书中偶有“参以己意”的地方,大都作了苦苦思索。虽有千虑,是否有一得,实不敢自诩,尚待读者评说,但我觉得这个方向似应坚持。

三

关于这个研究课题,我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开始收集资料并开始试写草稿了。但因忙于其他,直到2001年赴北京师范大学访学时,才在导师俞启定先生的鼓励、指导下,开始集中精力动笔撰稿。俞先生语重心长地鼓励我:“下功夫,写好它,争取二十年内没人能超过。”很显然,面对当今一些“著作”尚未出版便已过时的惨状,先生是希望我的这本著作能有几年的寿命。但我总觉得先生的要求太高了,那已不是什么希望,而是奢望了,原因是我本人不敢有这种预期。我想,如果本书并非绝无价值的话,真希望第二天便有人超越它,因为只有这样,历史发展得才会更快些。至于书的生命,若有的话,一天足矣。因为在我看来,真正的学术生命,瞬间便是永远。

说实话,我是不怕辜负俞先生的。俞先生是新时期中国教育史专业的第一代博士,受业名门,学富五车,且洞事见底,桃李满天下。我作为十三亿中国人中最普通的一分子,于先生绝对无足轻重。我惶恐于心最感不安的,是深恐有负本书的读者。我之本意,是希望对读者有所启迪,而如果他们耗了财力,甚至精力,却一无所获,那才是我最大的罪过。因为我写作本书,没打算用它去换取什么,一则有感于颜元的学术、人品,为其逝世三百周年作个纪念;一则为当今社会提供一个借鉴而已。所以我衷心希望读者诸君,若耗神之后,略有所得,请告知朋友,共同分享;若空耗了神力,深感受骗上当,想发泄一

通的话，请直接对着我来，公开的、一对一的，均可，我则保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若有人愿作学理之争论，我却也乐意奉陪，因为理只有辩才能明。

书稿将毕，灯下对镜，看如雪双鬓，遥想当年之颜元，偶有所感，得诗一首，虽蹙，不忍自弃，附于此，期于嚶鸣求友之效。诗曰：

卑微身世意何雄，
愧未德功济世穷。
曾立降龙伏虎志，
惜无纬地经天行。
千般淬砺滋白发，
万卷精华付雕虫。
为向同胞贡一得，
忍将长夜伴孤灯。

陈山榜

2004年元旦之夜于石家庄

绪 论

—

到2004年，颜元去世刚满三百年，可是对其学术思想的研究，却已进行了三百多年。这就是说，当颜元还在世时，对他的研究就已经开始了。

1687年，李塏与张文升“推衍《存治》，文升著《存治翼编》，塏著《寥忘编》，先生订正之”^①。这是有文字记载的较早的对颜元学术思想的研究。1689年，李塏撰《存治编序》，1696年，郭金城撰《存学编序》，这也可视为学术界对颜元学术思想的研究。而这些都是颜元在世时进行的。

由于李塏等门人的努力，颜元的学术思想迅速传扬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不仅深受学界重视，并已受到政界的关注。李塏的应邀讲学、拟聘为皇室教师及颜派学人的被召募，就是这种受关注的反映。可以说，颜元学术思想的传扬过程，也是它的被研究过程。也可以说，“颜李学派”的确立过程，其实就是对颜元学术思想研究的第一个高潮。

对颜元学术思想研究的热潮，其两代弟子之后开始降温，并逐步冷落下来。至于冷落的原因，陈登原归结了几条：一是其道太苦，人多不能承受；二是学界义理消歇而词章焕发；三是正统学派即考据学派之威胁。其实，最关键的还是清廷禁锢学人思想的愚昧的文化专制政策所致。

^① 李塏撰、王源订：《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见《颜元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60页。

19世纪60年代,德清戴望著《颜氏学记》,对颜元的学术思想作了概括介绍。戴望是清朝晚期对颜元学术思想研究较力者。但其书一出,便马上受到“正统学派”的猛烈攻击,这样就形成了晚清学界尊颜与反颜之争。当时有个叫程仲威的人以卫道士自居,著《颜学辩》,以极其浅薄无聊之文字,既诋颜元,亦毁戴望,可为反颜派之代表。请看其中部分文字:

自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元生于崇禎八年,洵明季之余痲。幸入国朝,光天化日之下,岂容魑魅魍魉之肆行,故以处士终而其说以渐熄。刊其书者,究不知是何肺肠,然固知其说之必不行也。^①

晚清洋务派代表人物,如曾国藩、张之洞等,虽不力倡颜元学说,但已不再诋毁之。

到20世纪20年代前后,对颜元学术思想的研究出现了又一个高潮。学界力倡之人当推梁启超,政界力倡之人当推徐世昌。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辟实践实用主义之专章以介绍颜李学派之学术思想,并予以极高之评价:

有清一代学术,初期为程朱陆王之争,次期为汉宋之争,末期为新旧之争。其间有人焉举朱陆汉宋诸派所凭借者一切摧陷廓清之,对于二千年来思想界,为极猛烈、极诚挚的大革命运动。其所树的旗号曰“复古”,而其精神纯为“现代的”。其人为谁?曰颜习斋及其门人李恕谷。^②

当时,正值杜威的教育思想开始在中国传播,梁启超著《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对颜李学派的教育思想作了较系统的介绍。其

① 陈登原:《颜习斋哲学思想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235页。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页。

文开门见山写道：

自杜威到中国讲演后，唯用主义或实验主义(Pragmatism)在我们教育界成为一种时髦学说，不能不说是很好的现象。但我们国里头三百年前有位颜习斋先生和他的门生李恕谷先生曾创一个学派——我们通称为“颜李学派”者，和杜威们所提倡的有许多相同之点。而且有些地方像是比杜威们更加彻底。^①

应该说，梁启超对颜元的研究介绍是较适时的，评价也较中肯。他把颜元与杜威相提并论，也很有见地，因为这两人颇具可比性。六十年后，台湾学者郑世兴遵循这一思路，著作《颜习斋和杜威哲学及教育思想的比较研究》一书，可视为梁启超这一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当时，徐世昌对颜元学术思想的研究，也贡献不菲。在他的倡导下，创设了“四存学会”，创办了《四存月刊》，创建了四存中学，出版了《颜李丛书》，使颜元学术思想研究一时发展得如火如荼。由于国内研究热潮的影响，颜元的学术思想这时已开始受到国际重视。1926年，有位叫曼斯菲尔德·弗利曼的学者就著作了《颜习斋：17世纪的哲学家》(Mansfield Freeman: Yen Hsi-CHai, A17th Century Philosopher)，发表在英文杂志《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1926年第十七期上。

徐世昌去职后，这个高潮才渐趋低落。后有刘声木者，认为这一颜学热潮是直系借乡贤以护政。徐世昌倡颜元学说，或许可能有此目的，但直隶历史上并不乏名儒，如荀况、董仲舒以及差不多与颜元同时代的孙奇逢等，而徐世昌为什么不选他人，唯选颜元呢？其实是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已经初具颜元实学思想生存和发展的土壤了。

对于徐世昌，世人亦多讥评。但其人文而兼武，出身进士却又练兵有成，曾追随袁世凯，却又不肯屈从帝制，作为政府首脑，实难说是

^①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一，见《饮冰室合集》(5)，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页。